



从未这样靠近你

李清谷 著

我从未这样

靠近你

我从未这样

靠近我自己

从未这样靠近你

李清谷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未这样靠近你 / 李清谷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84-0480-8

I. ①从…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7490 号

从未这样靠近你

Congwei Zheyang Kaojin Ni

著 者/李清谷

责任编辑/周凯婷 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480-8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这一年我十九岁，在二十岁来临之前，我要给自己留下让我一生都会感动的东西——一本随笔集。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以十年作为一个阶段来划分人生，人的一生其实并没有几个十年。我懵懂无知地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年，并相对带有自觉意识地慢慢走过第二个十年，我的青春已接近尾声，与之伴随的，是关于它的记忆也在一点一点地流失。我深知，许多东西以后我再也不会去写了，恐怕也写不出了，就像年逾花甲的人再也不可能写出青春年少的心态一样。所以，二十岁来临之前，我要把自己的感受全部写下来，许多年以后，也许我会为看清了自己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成长轨迹和我今后的命运而感到欣慰。

然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所有写下的，不过是散乱地搁浅在记忆的海滩上，各自独立地代表着那段时光中的我自己。二十岁的前夕，我突然想要把

它们整理成一部文集，这个想法愈来愈强烈。我始终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写下的一切都是为了自我疗伤，那时候“文学”离我还很远，我只是单纯地、怀着满腔热情地去写了，写下这些，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感动谁，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我自己，每篇文章的每句话，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对自己说，只要你做的这一切能打动你自己就足够了。

再没有什么能够比文字更能见证一个人的成长，我一边写也一边在想，我只有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同这个世界相处。我一边摸索着前行，一边用心感受生活带给我的一切，然后把它们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它们就会在我今后的人生旅途中不断地提醒我，曾经怎样生活，今后应当怎样生活。在我已经过去的两个十年里，我曾迫切地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这个人们已经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是如此困扰着我，它让我痛苦又甜蜜。这是“写”带给我的一切，越写，越糊涂，也越清晰。

而今，在这本十几万字的文集渐成雏形的时候，我开始为它写这篇序。这本书我写得很慢，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它，从青春开始到青春结束。当然它绝不会是一部青春赞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那段单薄而微凉的青春岁月中所有的惶惑，我也一直在想，以十几万字为这样一段人生岁月做结，是否真的足够。然而不管怎样，二十岁就要来临，我不想再等了。

这本随笔集是我的成长纪念册，一共分为五辑。第一辑纪念我的小学生活；第二辑怀念我的中学生活；第三辑讲述我行将结束的大学生活；第四辑是无关记忆的杂文；第五辑是几首小诗，用以缅怀我曾经波涛汹涌的心情。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亲情，我所有能够诉说的都记录在这里，这首十年谣已经唱到了最末，也到了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那个迷茫而又惶恐的少

年已经渐渐离我远去，他所经历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一切都不过是在一段敏感而又孤独的日子里的自我较量。

我整理并翻看着自己以前写过的所有东西，那是一种夹杂着伤感和喜悦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体验。那么天真的语言，那么单纯的想法，原来那就是曾经的我——试图抵抗一切的我。而今我把它们集合起来，并尽量保持它们的原貌，使它们能够成为我最真实的记忆。

这时候，夏天已经到了尾声，一切的躁动都会慢慢地归于平静。在那么多个寒暑易节的轮回里，我们不过是无意识地面对这一切，然后无意识地成长和老去。然而，依旧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后来，我找到了那块被我放在窗外的鹅卵石，多年的风吹雨打并没有改变它的一丝一毫；也找到了那片被我随手捡起又随手夹进书里的树叶，上面“岁月留香”的字样还依稀可见；我也找到了那个年少的自己，他倔强地迎着风奔跑，而只要他挥动手臂，就一定可以飞起，就像无数次梦里梦到的一样。

“曾有多少春风画卷留住盛世花/记得年年今日烟火满京华/千人万人千里万里送我指间沙/二十八年梦里水月与镜花。”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写多久，但是总有那么一天，除了那些我一直用笔记录的“不能忘却的记忆”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缅怀，我也终于能够问心无愧并搁笔作罢。但愿那一天能早一点到来，也但愿那天晚一点到来。

李清谷

2016年8月



第一辑—001

如梦令(一)—003

如梦令(二)—009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一)—013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二)—017

时光怎样翩然—027

后青春时代的诗(一)—035

后青春时代的诗(二)—037

晴天(一)—041

晴天(二)—045

第二辑—053

首—055

此间适年少(一)—060

此间适年少(二)—063

流年,焉懂,六月芳菲天(一)—066

流年,焉懂,六月芳菲天(二)—070



回忆连接成线(一)—074

回忆连接成线(二)—076

流年拾锦—082

苒苒流光,碎金半盏—086

拾年(一)—089

拾年(二)—091

夕花朝拾—100

那花,那雨,那年少—104

第三辑—109

念乡偶书—111

你曾这样成长—115

青石二三步—121

他年不落雪—124

年少不知忆—129

这场独白姗姗来迟—131

再见,再见—134

岁月在我指尖—140

河畔青青草—145

第四辑—151

起风的季节—153

记一位故人—156

好想对你说—160

汝名—163

宁有故人—168

四月清雨天—173

故人临旧地—176

恐怖梦境—178

从未这样靠近你—180

灵魂最初的眺望—182

杂想略记—186

溯流滔滔，终于于海—192

第五辑—197

痴儿，义无反顾—199

那些花都到哪里去了—200

我荡着秋千梦却不甜—202

一路向北—203

一季风吹，一季雨落—204

青草年年春—205

华年十二章—206

你眼里的笑说，是我心恃的般若—207

最后的话—209

广汉渺渺，其星灼灼—211



如梦令(一)

《我与地坛》这本书一直被郑重其事地摆在课桌上，在整个枯燥的高中生活里，没有各种事情来打扰的每一个课间、每一节自习，读史铁生的文字成为我消遣时光的方式。我欣赏这位作家，一个人的微笑有多么温暖，他的一生也必然经历过多么大的苦痛，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让我走到史铁生的面前，或者将他推到我面前的，是一位很久以前教过我的老师，读史铁生的文字令我想起她，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

她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担任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她体形略微显胖，长得并不漂亮，却很和善。她站在讲台上为我们朗读《秋天的怀念》时，一群小孩子在座位上昂着小脑袋，认真地听着，她的声音在偌大的教室里飘荡。她朗读时的模样，多年以后也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窗外的青草香漫过了窗子，白色的窗帘在清风的吹拂下微微摇晃，而她站在窗前，柔和的阳光落满了一身，她的脸庞显得明媚而美好。

为什么双腿残疾以后，“我”的脾气暴怒无常？为什么母亲只敢偷偷地听“我”的动静？为什么母亲总在说要好好活？当我带着疑惑向她投去询问的目光时，她温柔地让我去读《我与

地坛》。

那时候我才十岁，而史铁生这位让人敬重的作家也还安好地活在人间。

可年幼的我怎么可能会读得懂呢？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看到了悲欢离合的相继上演，也看到了生命在临刑前的垂死挣扎，终于慢慢体会到她当年欲言又止、曾想向我传达的东西，可是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很怀念她，这位总是给予我很多关照的温柔的老师。

她只教了我一学年，四年级结束的时候便调走了。离别的时候，她告诉我们，童年的时光是最宝贵的，小时候的友情也是最纯粹的，一定要好好珍惜时光。然而那时候的我们，满心只渴望着长大，她曾说过的、被我们抛之脑后的、无比真诚的话语或者箴言，却会用我们随后经历的几十年去慢慢印证——我们的成长之路本来大可不必如此坎坷。

她在我们这群小孩子身上寻找她童年时的记忆，而我们这群小孩子则在她身上寻找成为一个大人的美好，我们都在寻找，并且都给对方留下印记。记得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曾经给她去过一封信。那时候她已经去了别的学校任教，而她后来也回了我一封信，可我忘了将它夹在了哪本书里。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二

四年级的时候，跟她同时来到我们学校任教的还有两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去教了隔壁班的语文课，另一位来我们班教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一位帅气的男老师，高高的鼻梁，炯炯有神

的眼睛。这位同样温柔的老师常常奈何不了我们的淘气，当他激动的时候，他涨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然后就看着我们在课堂上闹，直到我们自己都觉得闹腾得过分了慢慢安静下来，他才摆摆手继续上课。他曾经教过我打乒乓球，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国画，他还会带领学生制作风筝。大家都很喜欢这位朝气蓬勃的青年老师。

据说他喜欢上了那位与他同来的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他和她凑在一块儿说悄悄话啦”“他俩在一块儿散步啦”“他送给她礼物啦”，数不清的各色传言在我们这群无比好奇的小孩子之间迅速传播，以至于一上他的课，大家都在台下偷偷地笑。他问我们在笑啥，我们神气地摇摇头不说话，我们不能揭穿他的小秘密。然而，当我们都坚定地以为他们两个最后一定会走到一起，并且向班主任打探的时候，班主任呵呵一笑，说：“你们的小脑袋瓜整天瞎想什么，隔壁班语文老师早就有男朋友了，都快要结婚了。”一瞬间班里铺天盖地的叹气声，我们都为数学老师感到惋惜。那时我们都天真地以为生活会像电影一样，帅哥美女最后总是要在一起的。

他只给我们上了不到一个月的课就调走了。他走的那天来跟大家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我的同桌没有哭，受她的感染，我也没有哭。那天放学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数学课本放在讲台上，请他为每个人写临别赠言，第二天我的数学课本上就多了这样一句话——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句话，我大概就会像忘记其他老师一样自然而然地忘记他，短短的一个月，这是他唯一能够留给我，并且一直沉淀在我的生命里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那时就已经看透了我生命中那一点软弱的东西，所以才这样鼓励我。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够找出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我那时的同桌，也同样不能找出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她给我的印象。我们只是小学同学，一段并没有多么深入交往的情谊本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默默湮没在记忆里。然而事实上，毋庸讳言，我还是会时常梦见她，哪怕她的模样、声音我都已经快要记不起——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印象或者符号。

我们是因为成为同桌才慢慢熟络起来的。她是个安静的、并不活跃的女孩子，也是我无论学习还是写作都在默默与之较劲的对手。成为同桌以后我们时常交换文章看，她往往只是很随意地对我说“你文笔挺好的”，而自尊心作祟的我也常常以“你文笔也不错”回应她。

也许她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安生。例如，她常常会把铅笔盒里的所有笔塞到袖口里，然后让我猜她把笔藏到哪里去了；她也会在上课的时候走一会儿神，然后突然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字都是越看越奇怪”；她还会跟我比看谁作业写得快，看谁画漫画人物画得丑；上最无聊的品德与社会课，她会很认真地描那些漫画人物的边框，我也会跟着描。

有一天，我看到她趴在桌子上，一边笑得喘不过气，一边用力捶胸口，就好奇地问她没事儿吧。她翻开新发下来的课本，指着李清照的《如梦令》对我说：“沉醉不知归路……惊起一滩鸥鹭，哈哈哈哈……”后来，每当我读到李清照的这首小令，眼前便会浮现出她笑得无比灿烂的模样。

自从一起被老师点名担任英语课代表，班里就开始谣传我

他们在谈恋爱，一群小孩子对谈恋爱这件事有着无比浓厚的探究兴趣。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收作业，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道：“小明，快问问你老婆作业收好没？”我猛地呆住了，班里一刹那鸦雀无声，因为语文老师就站在教室门口，而我同桌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埋下头冲着我笑了。只见语文老师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嘿嘿一笑，说：“你们小屁孩都懂什么。”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英语老师办公室抱作业。一个年轻的老师过来问我：“跟你一块儿的那个小女孩怎么没来？”我说：“她今天没来上课。”走出办公室后，我听见年轻老师调侃我们班的任课老师，说：“你们班的那一对不错嘛。”

其实我们并没有谈恋爱。

我们做同桌的时日并没有多久，只有短暂的一个学期，以后就很少再有交流。那毕竟是一个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代，况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是不太擅长主动的。有一次因为出板报，我和她都留校很晚才走。我们一起走出教室，走出教学楼，走过操场，最后一起走出校门。夜幕四垂，我们都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甚至在分手的路口连一句必要的再见都没有说，就各自朝着归家的方向走去。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那天晚上一起走出学校的那段短短的路程，仿佛已经预示了我和她今后的关系——我们沉默着行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再说话，各自走上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此我们的生活再无交集。

后来，我曾遇到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对我说：“上小学那会儿，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般配，可你们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同学的话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我想，生活不是电视剧，没有那么多的巧合，更何况那时候我们都那么年幼，对于喜欢，对于

爱情，我们到底懂什么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少再有联系。可即便如此，我依旧记得很多事情：第一次大家坐在食堂里吃饭，她嘴里含着一大团米饭冲着我笑；第一次大家一起看电影，我却和她偷偷跑出来寻找上一节课她遗失在草地上的钢笔……